

青年德育叢書

人譜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Measurement of Personality

BY

LIU CHUNG CHOW

PUBLISHED BY

PUBLI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COMMITTEE Y. M. C. A.'S. OF CHINA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20 Museum Road, Shanghai.

Price: Thirty-five cents per copy.

民國十六年九月刊行

人譜一冊

原輯者 劉宗周

校訂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發售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半

劉蕺山夫子傳略

公名宗周。字啓東。別字念臺。山陰人也。居蕺山之麓。以正學清節名天下。學者稱蕺山夫子云。萬曆辛丑成進士。授行人司告歸。以倡明理學爲己任。受徒僧舍自給。夫人紡績佐餧粥。足跡不至公庭。有造廬者拒勿見。辛亥薦補原職。命公冊封益藩。諸餽貽悉却之。初顧公憲成。高公攀龍。講學東林書院。從游者多氣節耿介之士。羣小意忌之。攻東林者紛起。公疏明東林之學。歸於自反。而攻之者以意見分門戶。以門戶分流品。其論非是。言者遂謂公黨東林矣。請告歸。講學於古小學。一切毀譽榮辱。不以動心。光宗接位。以薦起主儀。曹熹宗時。魏忠賢客氏用事。公疏列奸狀。中旨逮杖。閣臣葉向高力救得免。時議遼陽失律。諸臣欲寬王化貞罪。公言於法司曰。王化貞與熊廷弼。

事任同。潰逃同。而刑章異。何以服天下。卒置之法。公以一部曹數上書言事。直聲動中外。又日與高公攀龍。鄒公元標等論道過從。世益以此重之。陞光祿丞。復晉少卿尙寶。在職四十四日。遷太僕少卿。公以旬歲三遷。又見婦寺專政日甚。以病乞歸。甲子起右通政。當是時。魏忠賢盡逐東林諸君子。公因疏辭。又爲諸君子申理削職。黨獄興。緹騎四出。公曰。天地晦冥。人心滅絕。吾輩惟有講學明倫。庶留民彝一綫乎。惠世揚被逮。詞連公。緹騎至浙。逮黃御史尊素。一時誤傳爲公。家人惶懼。公宴如也。烈皇帝登極。魏閹伏誅。起順天府尹。秉正不私。豪貴斂跡。屢因言事不合。語侵首輔溫體仁。三疏乞歸。乙亥。枚卜令推在籍諸臣以公名進。與林公鈞同入對。上以人才爲問。公對言天下未嘗乏才。正因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在事諸臣。不肯盡心職業。上不憚。遂詔鈞入閣。除公刑侍郎。尋以冏寺缺。

馬上命諸臣捐助。公疏爭之。時復枚卜。吏部一再推。俱不聽。三推及公。體仁
嗾其黨。疏言公道學有餘。才醻不足。遂不果用。累疏移疾歸。行次德州。馳疏
極言刑政之舛。罪由輔臣。體仁激上怒。再削職。辛巳上復以公清正敢言起
吏侍郎。同鄉學士倪公元璐每聞公應召治裝。輒歎曰。隻籠隻箱。擔起便行。
其清苦如此。枚卜復廷推公。又會推大冢宰。俱不報。遷左都御史。條列風紀
之要。申飭憲綱。或以餽謁公。公上書自効。士大夫聞之肅然。會禮科姜塈行
人司熊開元以直言下獄。公疏救之上。以公偏黨。又削職。崇禎甲申流賊陷
京城。烈皇帝殉社稷。公白衣荷戈。號赴討賊。會南都弘光詔至。起公原官辭
不允。卽上書參大帥高傑。劉澤清等。又疏糾馬士英誤國。於是傑澤請追人
行刺公。至旅邸。環堵蕭然。刺客感歎舍去。未幾。以阮大鋮起用。公上疏駁之。
奉旨切責。再疏請告歸。在職二十四日。歸而輯中興金鑑。不果上。乙酉鼎革。

南都破。公卽入風林道赴水。不死。遂不食。門人王毓蓍致書云。門人王毓蓍已得死所。願先生蚤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吊。因作絕命辭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遷北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復何異。踰旬日首臥而卒。雙目炯然。蓋棺猶未瞑。前後絕粒兩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公通籍四十四年。官至御史大夫。位顯矣。然在仕版上六年餘。實前後立朝四年。革職爲民者三。未嘗得君行道。可慨也夫。

人譜

明劉宗周撰

正篇

人極圖



按此第二第三圖。卽渙濛太極圖之第二圖。然分而爲一。自有別解。且左右互易。學者詳之。

人極圖說

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

卽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極。分人極而言謂之善。其義一也。

繼之者善也。

動而陽也。乾知大始是也。

成之者性也。

靜而陰也。坤作成物是也。

由是而之焉。達於天下者道也。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五性之所以著也。五性旣著。萬化出焉。萬化旣行。萬性正矣。

五性之德。各有專屬。以配水火木金土。此人道之所以達也。萬物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無善也。無善之真。分爲一五。散爲萬善。上

際爲乾。下蟠爲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簡能也。其俯仰於乾坤之內者。皆其與吾之知能者也。

乾道成男。卽上際之天。坤道成女。卽下蟠之地。而萬物之胞與。不言可知矣。西銘以乾坤爲父母。至此以天地爲男女。乃見人道之大。

大哉人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爲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無知之知。不慮而知。無能之能。不學而能。是之謂無善之善。

君子存之。善莫積焉。小人去之。過莫加焉。吉凶悔吝。惟所感也。積善積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於善。始於有善。終於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無咎。所以盡人之學也。

君子存之。卽存此何思何慮之心。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是也。然其要歸

人譜正篇

之善。補過所由。殆與不思善惡之旨異矣。此聖學也。

人譜續篇一

證人要旨

○太極無極一曰凜閒居以體獨。

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卽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爲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揜著無益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吾姑卽閒居以證此心。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爲。止有一真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

吾亦與之毋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自知自慊。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爲必慎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爲聚惡之藪。而君子善反之。卽是證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

靜坐是閒中喫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動而無動二曰卜動念以知幾。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偶著一念。因而過矣。卒流於惡者有之。是以君子有慎獨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爲累心之物。則嗜慾忿懥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憲忿窒慾。憲窒之功。正就動念時一加提醒。不使

流於過而爲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蔓不及圖者。昔人云。懲忿如擢山。窒慾如填壑。直如此難。亦爲圖之於其蔓故耳。學不本之慎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忿。忿愈增。以慾窒慾。慾愈潰。宜其有取於擢山填壑之象。豈知最初之心。本自無忿。忽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慾。忽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即是懲之窒之之時。當下提醒。當下廓清。何等省力。至此幾雖已動。而仍不失其先見之吉。正知幾。最得力處。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之至神。不足以與於此也。

此與幾善惡之說
不同學者詳之

靜而無靜三曰謹威儀以定命。

慎獨之學。既於動念上卜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誠於中者形於外。容貌

辭氣之間。有爲之符者矣。賦形有定。所爲靜而生陰也。於焉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獨體閑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心失之。口容當正。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戾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徒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卽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殆謂是與。

◎五
行
攸
敍
四曰敦大倫以凝道。

人生七尺墮地後。便爲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父子有親。屬少陽之木。君臣有義。屬少陰之金。長幼有

序屬太陽之火。夫婦有別。屬太陰之水。朋友有信。屬陰陽會合之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慎。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肢。自當發於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於此尤加謹凜。隨分體當。外之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總期踐履精純。慥慥敦篤。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之言曰。五倫閒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常懷不盡之心。而勉以從事焉。庶幾其道於責乎。

○物物
○○○○○
太極 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由五大倫推之。蓋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閒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以責備於君子之身。大是一身關切。倘其閒有一處缺陷。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

不成其爲我。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卽心腹之病。故君子言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實。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虧全之地。正是不廢查考耳。然非逐事檢點。只爲圓滿此獨體。如是學以慎獨。方真見得萬物皆備於我體段。一反身而自得之。不假外求。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統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
其要
无咎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

自古無現成的聖人。卽堯舜不廢競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做成聖人。如孔子自道。可見聖人一生用心。全在這裏。學者未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都是罪過。卽已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仍是罪過。纔舉一公案。如此。

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卽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於聖人之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檢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而卽以爲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